

亞洲電影 Asian Film



▲《河流》有驚世駭俗的話題，意識上極為顛覆

蔡明亮

下個月開始的夏日國際電影節，雖然選用在康城影展拿下最佳導演獎的《刺客聶隱娘》作為開幕電影，不過整個活動最期待的卻不是這部影迷熱切期待的侯孝賢新片，而是一連兩日，名為「蔡明亮今與昔」的專題，打頭炮的是兩部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監製的短片《無眠》和《無眠》。其中《無眠》是蔡明亮最新一部作品。侯孝賢和蔡明亮這兩位風格最突出的台灣導演，更分別在這次夏日國際電影節中主持大師班。



▲《愛情萬歲》中，出現了不確定的情慾對象



▲有七小時時差雙城故事模式的《你那邊幾點》，拍出不同的時空



▲《青少年哪咤》以低下層的視野拍台北街頭小混混的生活

▶在《行者》中，李康生在畫面上極緩慢地行走，身穿袈裟的他幾乎成為了城市風景的一部分



▲行者李康生於《無無眠》中去了東京，而蔡明亮的孤冷，把東京這大城市拍得很荒涼

的行者

《行者》和《無無眠》是那種在大銀幕難得見到的電影，兩片都是半個鐘頭的片長，分別只有二十一和十四個鏡頭，導演的長期拍檔李康生在畫面上行走，極緩慢地行走，身穿袈裟的他幾乎成為了城市風景的一部分。《行者》的場景是在香港，由唐樓的梯間開始，李康生在還是行人專用區的旺角西洋菜街行走，走過金鐘、鵝頸橋、天星碼頭……不論身邊是購物人潮還是空無一物的街道，我們平時熟悉的景物在蔡明亮的鏡頭下都變得很陌生起來。而在今年才完成的《無無眠》中，這位穿袈裟的行者去了東京，同樣是不少香港人熟悉的景物，人群，以及澡堂和膠囊酒店……蔡明亮的孤冷，配上東京這樣的大城市，尤顯荒涼。

全部均由李康生主演

可以說，所有的蔡明亮電影都是李康生的電影。由婆羅洲到台灣升學，畢業後留在台灣工作，遊走在劇場與電視之間。蔡明亮在一九九二年初登大銀幕，根據在電子遊戲機中心發現的青年李康生來編劇，寫出了一個木訥孤寂中學生小童的角色，拍成了《青少年哪咤》一片。整部電影拍台北街頭小混混的生活，低下層的視野，自然、冷漠，和之前十年台灣新電影的鄉土文學，新興中產生活以外省人懷舊的感性都不一樣，為先前接連出現的《悲情城市》和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兩部巔峰之作的台灣電影，開出了一片全然不同的新天地。而李康生個人特殊的動靜，和現代都市有點格格不入的慢，抽離於現實的生活態度，都成為了之後蔡明亮電影不可或缺的元素，也是蔡明亮／李康生粉絲們所津津樂道的地方。

盡是挑戰觀眾的作品

「蔡明亮今與昔」專題放映的另外三部長片《愛情萬歲》、《河流》、《你那邊幾點》，都可以看成是李康生這個「角色」的成長，由青少年慢慢成長為中年人，不確定的情慾對象，曖昧父親角色的加入，不同時空的拼排，以至偶而驚世駭俗的話題，其實都是小童變成「行者」的背景，當初那種本色的「慢」，到了二十一世紀，成為帶着超脫意味的「修行」，慢行的足跡除了香港和東京，還有東南亞、歐洲……

蔡明亮在台灣一直沒有多少觀眾，在華人地區也算不上極受歡迎的電影作者，他的作品不是苦澀難入口，就是太過駭俗，或是結合媚俗外表和破格主題，由文青到看慣商業電影的觀眾都吃不消，是那種挑戰觀眾的作品。但他在台灣的不斷創作（雖然未必是當地的資金），卻是當地電影業的標桿。畢竟，兩岸的電影圈，都只有他這樣一個走「少人走」的「路」的導演，不斷創作挑戰觀眾的觀影經驗。

職業特工隊本周出馬

林錦波

下山，在紅塵中遇上各式各樣的怪人。

此外，上畫的還有去年在世界各地影展獲得不少獎項的烏克蘭電影《性本無言》(The Tribe)，影片講述一所聾啞少年寄宿學校，一群黑學生在晚上結黨搶劫打鬥，女學生成為發泄對象。超過兩個小時的影片沒有一句對白，只有手語和赤裸的打鬥和床戲。新西蘭的搞笑殭屍片《低俗殭屍玩出征》(What We Do in the Shadows)，一班在日間過着正常生活的殭屍，在夜間相當瀟灑爛玩。發行公司請來杜汶澤、鄭中基等一班《低俗喜劇》班底配上廣東話版本，與英語版同時推出，算是有點噱頭。



▲湯告魯斯在《職業特工隊》第五集中再次預飛上陣

演及監製，在全球收二億一千八百三十四萬美元，票房和口碑皆相當不俗。看來此片的成功是促成《叛逆帝國》的再度合作。

第五集的故事延續上一集的劇情，總統行使「鬼影約章」，「職業特工隊」面臨解散，湯告魯斯飾演的伊頓亨特(Ethan Hunt)發現一個連連中情局都沒有任何資料的神秘組織，正進行運作，密謀取代「職業特工隊」，奉命執行連串恐怖襲擊，意圖改變世界秩序，伊頓感到事情不尋常，召集隊員執行解散前的最後任務。這次合演的有參演《復仇者聯盟2》(Avengers: Age of Ultron)的謝洛美維拿(Jeremy Renner)及英國女星Rebecca Ferguson，老戲骨艾力寶雲(Alec Baldwin)。此片今周在香港和美國同步上映。

荷里活大片以外，華語大片《道士下山》亦在今周推出，這部由陳凱歌導演，王寶強、郭富城、張震、林志玲主演的電影，上月底已在內地上映，收四億零一百四十萬人民幣，雖然不及《小時代4：靈魂盡頭》(四億八千九百萬元人民幣)及超級勁歌的《捉妖記》(十三億七千萬人民幣)，但票房算是理想。故事講述王寶強飾演的小道士因闖蕩離開道觀

這個暑假的荷里活大片可謂一部接一部，今周推出的是男神湯告魯斯(Tom Cruise)的王牌系列《職業特工隊：叛逆帝國》(Mission: Impossible - Rogue Nation)，這個系列把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電視劇集搬上大銀幕，第一集拍於一九九六年，由大導演白賴仁迪龐馬(Brian de Palma)執導，把湯告魯斯的演藝事業推上高峰，跟着下來此系列成為湯告魯斯的王牌，第二集由吳宇森執導，第三集由憑電視劇集《迷》(Lost)闖出名堂的鬼才導演J.J. Abrams導演，第四集由動畫電影《超人特工隊》(The Incredibles)的布布特(Brad Bird)執導，湯告魯斯起用不同的導演為此系列打造不同的面貌，最重要的是「預飛」依然是這位大明星。

第五集《叛逆帝國》的導演基斯杜化麥哥利(Christopher McQuarrie)是編劇出身，曾為經典懸疑片《非常嫌疑犯》(The Usual Suspects)擔任編劇，跟湯告魯斯結伴緣的是八年前的《華爾基利暗殺行動》(Valkyrie)，麥哥利是此片的編劇之一。然後，三年前麥哥利自編自導的《烈探狙擊》(Jack Reacher)，此片由湯告魯斯主

入場看《捉妖記》的家庭觀眾(一家大小)都很滿意，離場時充滿歡樂，證明是不錯的娛樂片。觀眾首先會被耀目的群妖世界吸引，然後是離奇的劇情，下半部就被小妖王胡巴逗得很開心，院內充滿了「好得意呀！」「胡巴好可憐！」等叫喊。原來全片入戲後最大的賣點是胡巴的「萌」。



捉妖與賣萌

「萌」的意思是「草木初生之芽」，後來日本的動漫愛好者和御宅族以「萌」來形容「極端喜歡的事物」，尤其是人或生物。用中國的話說就是「好可愛」的意思。

胡巴在《捉妖記》中的確非常可愛，小孩以至長者都十分受落，超十億的票房，胡巴功不可沒。像胡巴一樣萌的電影主角很少有，牠的單純可說沒有先例，除了擁有可愛的外表和幾個表情外，基本上沒有複雜的感情，可見創作人不想輕易破壞牠的單純，巧妙地安排牠「發功」助人及打敗壞蛋，達至很好的效果。胡巴得到的「劇場效應」(應該是影院效應)，證明編導的計算非常準確。

許誠毅導演創造了胡巴，胡巴的「萌」帶來很多影迷，意義重大。其一是，胡巴是無中生有，片主不但不用付版權費，而且可以收版權費。二是胡巴非演員扮演，不必片酬，而且永遠不會成長和老去，就像「史諾比」一樣成為創作者的資產。把胡巴製成商品出售，牠的「萌」必然大受歡迎，銷量應不錯，而且亦可反過來幫助《捉妖記》續集或第三集的票房。

《捉妖記》在內地市場賣胡巴的「萌」賣對了，而且電影正氣，值得讚賞。香港卻有另一賣「萌」事件，賣錯了，受到廣泛批評。

出版社家傳戶曉的廣告小明星「美心妹妹」出寫真集，名為《童顏時光》。讀者發現書內有六歲主角的不雅姿勢的照片，向警方投訴。終於寫真落架，警方着手調查是否有涉兒童不雅照片罪行。明明是賣「萌」賣真真的寫真集，竟然「加料」，可見攝影師(又是出版人)心術不正。小童星的母親稱沒有收取酬金，也沒有看過照片，但也難開脫。因為一年半來小童星拍的廣告和出席活動的次數加起來數量近百，即是說平均每個星期都要「幹活」一天。這兩位成年人把小朋友當作什麼，可謂不言而喻。

妖真的捉不盡，因為有些是藏在人心中的。

田力